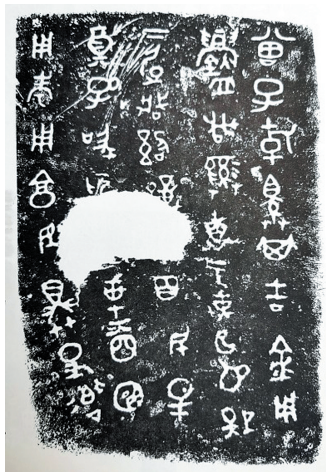


[附]:

八里桥“刻划符号”与夏代文字

蔡运章 乔保同 李迎年

二里头文化是否发现纪事文字?夏代是否进入有文字记录的信史时代?姒姓曾国始封地在今河南方城县,能否得到考古学的有力证明?这些都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重大问题。值得注意的是,河南省方城县八里桥遗址器物上发现的“刻划符号”和卜骨文字[1],对研究夏代文字以及姒姓曾国始封地等问题,具有重要意义。



图一:曾子谿铜鼎铭文拓本(《集成》02757)

(三)姒姓曾国铜器的重要发现

周代有姒姓曾国和姬姓曾国的不同。传世和考古发现的曾国铜器,数量颇多。1978年,湖北省随州市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的大量青铜礼器,便是姬姓曾国的遗物[5]。1964年,上海博物馆从湖北征集到的曾子谿铜鼎铭文说:曾子谿择其吉金用铸焉彝,惠于刺(烈)曲,卣辟下保,臧敢集【功】,百民是奠(图一)。

1966年,湖北省京山县苏家垅出土的曾侯仲子谿父鼎、铺、方壶诸器(《集成》02423、《集成》04673、《集成》09628),均属春秋早期,当是同一人铸造的礼器。曾子谿铜鼎铭中的“刺”,通作烈。马承源先生《商周青铜器铭文选》指出:“烈曲”即姒姓曾国始祖“曲烈”的倒文[6],其说甚是。因此,这里的“烈曲”指的就是姒姓曾国始封国君“曲烈”而言。

一、八里桥遗址与姒姓曾国

八里桥遗址是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大型聚落,被认为是“中华曾氏族根地”[2]。姒姓曾国是夏商周时期的重要国族。八里桥遗址和姒姓曾国有铭铜器的重要发现,为研究曾国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。

(一)方城八里桥遗址的重要发现

八里桥遗址位于河南省方城县南约4公里的潘河西岸,总面积约100万平方米。1994年,考古工作者对此处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,发现该遗址规模宏大,文化内涵丰富,主要遗物有陶器、石器和兽骨等。特别是在3件陶器和1件卜骨上,都发现有“刻划符号”。这些器物的年代“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期”[3]。

该遗址具有二里头文化中心聚落的重要地位,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李迎年《从方城八里桥夏商遗址看曲烈的封地》一文,将八里桥遗址与夏代曾国相联系,得到学术界的赞同。目前,学术界和曾氏宗亲联合总会已认定河南方城为“中华曾氏祖根地”[4]。

(二)姒姓曾国本是夏王少康少子的封国

姒姓曾国的分封。“曾”或书作“缙”“郟”。《国语·周语中》载:“杞、缙由太姒。”韦昭注:“杞、缙二国姒姓,夏禹之后、太姒之家也。”《周语下》“有夏虽衰,杞、郟犹在。”韦昭注:“杞、郟二国,夏后也。”《世本·氏姓篇》说:“郟,郟氏,分封用国为氏,鲁有郟鼓父。曾氏,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郟。”(秦嘉谟辑补本)这说明姒姓曾国本是少康少子曲烈的封国。

西周末年,缙人、申人联合西戎攻伐周幽王。《国语·晋语一》载:“申人、缙人召西戎以伐周,周于是乎亡。”韦昭注:“申,姜姓之国,平王母家也。郟,姒姓,禹后也。郟及西戎素与申国婚姻同好。”《史记·周本纪》说:“申人怒,与缙、西夷犬戎攻幽王。”《索隐》:“缙,国名,夏同姓。”“申”在今河南南阳市区东北部,“缙”与申国为邻。《左传·哀公四年》载:楚人“致方城之外于缙关”。杨伯峻注:“据江永《考实》,缙关在今河南方城县。”这说明姒姓封国本在今河南省方城县南部。

春秋中期,郟国已东迁到今山东境内。《春秋·僖公十四年》载:“夏六月,季姬及郟子遇于防。使郟子来朝。”杨伯峻注:“郟,国名,姒姓。故城在今山东省峄县东八里。”公元前567年,“莒人灭郟”(《左传·襄公六年》)。郟国故城在今山东枣庄市东北。孔子著名弟子曾参,就是姒姓曾国的后裔。

二、八里桥陶盆残片“刻划符号”释读

八里桥遗址出土的2件陶盆残片上,均刻有“曲钩形”符号。这些重要发现,为探讨八里桥遗址的族属等问题,提供了重要线索。

(一)陶盆残片“曲钩形”符号的释读

这2件陶片上均刻划有“曲钩形”符号:一件是残高13厘米的鸡冠耳盆残片,在其腹壁外侧“刻有‘J’形符号”(图二)。一件是H6出土“一块夹砂黑陶陶片的内壁上刻有‘J’形符号”(图三)。这2个“曲钩形”符号,原报告未作释读。

如何解读这种“曲钩形”符号?李维明先生指出:马承源先生将“春秋早期曾子谿鼎,铭文中出现的刺曲释为曲烈之倒文,将铭文曲折笔画与《说文解字》所言曲折状联系思路,对解读八里桥遗址出土字形呈曲折线陶文具有启示意义”[7]。因此,我们认为这两个“曲钩形”符号,都当是“曲”字的初文。“曲”,《说文·臼部》谓:“象器曲受物之形。”《说文·句部》:“钩,曲也。”《素问·平人气象论》:“其中微曲曰心病。”张志聪集注:“曲者,钩之象。”《淮南子·主术训》:“而旋曲中规。”高诱注:“曲,屈。”《玉篇·曲部》:“曲,不直也。”《广雅·释诂一》:“曲,折也。”这说明“曲”字的形状当如“钩形”曲折的样子。

于省吾先生《释曲》指出:甲骨文有𠃉字(京都二八六),辞已残,甲骨文编入于附录。按𠃉即曲字的古文,商器曲父丁鼎作𠃉,其框内文饰之划有繁有简。汉无极山碑的“窈窕曲隈”,以𠃉为曲,而框内已省去文饰。说文:“𠃉,象器受物之形也。或说曲,蚕薄也。𠃉,古文曲。”按𠃉乃后起字,𠃉乃𠃉之讹[8]。

这里已指出“曲”字演变的大体脉络,为学者所遵从。需要指出的是,所谓的“曲父丁鼎”,当是曲父丁爵(《集成》8501)之误。③9

(下转11版)



图二:鸡冠耳盆残片照片



图二:鸡冠耳盆残片文字拓本



图三:H6陶器残片照片



图三:H6陶器残片文字拓本



扫码看详情